





重刊魏鄭公諫錄序

淺草文庫

君子有忠愛其君之誠。則所以啓沃而匡救之者。無所不用其極。要使之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已。觀唐魏鄭公之所以事其君者。格心之學。雖未之聞。而所謂因事納忠者。蓋優爲之。其愛君之誠。亦自有不可掩者。貞觀之所以盛。其太宗納諫之明乎。否則充華之聘。封禪之舉。必奪於羣議。而不能以終止。銅車諫妄。堂陛睽乖。而卒不能悟天下事。未可知也。夫君明臣直。固若有所待。然古之君子。畏天命而悲人窮。則苦

口於諱言之秋。憂治世而虞明主。猶昌言於滿損之戒。其心一而已矣。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諫君之道。宜莫是過。而又曰。事君欲諫不欲陳。則其言有不可苟者何也。諫有五義。歸枉一誠。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於匡救責難之地。而有納約自牖之幾。則昔之扞格者。潛孚而頓解。故小言可以弼違。大言足以流澤。君有顯德而臣有完名。此鄭公之所以願爲良臣者。欲以成全其君也。使其在逢干之時。則自靖自獻。當亦無愧。安計利害於來赫。公之心易地而觀。

之可也。公名徵。諡文貞。其諫錄凡五卷。而附以遺事。予奉

命至姑蘇。得善本於膳部員外皇甫世庸。乃謀翻刊。而將與有道者質之。嗚呼。力行仁義之效。雖封德彝不及見之。而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見其獻納之功矣。今聖明在上。嘉言罔伏。讀是錄者。論其世而心其心。則忠盡之摠。不爲無助。幸勿以三謨衍義而全責云。

正德二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朔

賜進士文林郎監察御史齊安曾大有識

魏鄭公諫錄目錄  
 卷第一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諫簡點中男入軍  
 諫復龐相壽任  
 諫斬叱奴隲  
 諫武官起服  
 諫討擊馮盎  
 諫科祖孝孫罪

魏鄭公諫錄目錄

卷第一

-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 諫簡點中男入軍
- 諫復龐相壽任
- 諫斬叱奴隲
- 諫武官起服
- 諫討擊馮盎
- 諫科祖孝孫罪

諫決王文楷杖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為訕謗

諫國家愛珠

諫西域諸國入朝

諫科圍川縣官罪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諫於虢州採銀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諫遣使西域市馬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卷第二

諫聘鄭仁基女為充華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諫處張君快等死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諫責顯仁宮官司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諫出韋元方為華陰令

諫平高昌以為州縣

諫高昌不失臣禮

諫封禪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諫禁張士貴

諫案驗告訐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諫新羅國獻美女

諫閻豎妄有所奏

諫責房玄齡等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舉

諫上書多論綾錦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卷第三

對突厥大雪

對北蕃擾亂須發兵

對大亂之後不可致化

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

對隋日禁囚

對齊文宣何如人

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

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

對為君之道先存百姓

對西胡愛珠

對奏事戰懼

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

對西蕃通來幾時

對百官應有堪用者

對鐵之為用

對侍臣全無諫爭

對李密王充優劣

對吐谷渾使人懼



對隋煬帝求覓無已

對隋日出山東養馬

對隋主入突厥界

對不見讜言

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

對人君所務寬厚

對向曉後有一星

對人身假令無病

對百姓藉我撫養

對百姓大似信佛

對兒子常一處

對無事與公等飲

對言者君子之樞機

卷第四

對所居殿隋文帝造

對周齊末主優劣

對平定四方

對刑法寬猛

對<sub>下</sub>有<sub>中</sub>天下者皆欲子孫萬代<sub>上</sub>

對<sub>中</sub>隋大業起居注

對<sub>中</sub>帝王有盛衰

對<sub>中</sub>隋末百姓不自保

對<sub>中</sub>月令蚤晚有

對<sub>中</sub>讀書善事

對<sub>中</sub>弘演內肝

對<sub>下</sub>懷州有<sub>中</sub>上封事者<sub>上</sub>

對<sub>中</sub>百姓安否

對<sub>中</sub>守文創業

對<sub>中</sub>君臣治亂

對<sub>中</sub>山崩川竭

對<sub>中</sub>隋主博物有才

對<sub>中</sub>往歲馬料

對<sub>中</sub>古今人同異

對<sub>中</sub>慶善樂為文舞

對<sub>中</sub>太子師保古難其選

對<sub>下</sub>漢代常以<sub>中</sub>八月選子女<sub>上</sub>

對帝王之興有天命

對封禪

對積德累仁

對賢人出仕

對帝王不能常理

對加蘭暮罪

對陸敬乞貸責所舉

對高麗三蕃僧求學

對可愛非君

卷第五

或奏公阿黨親

權貴疾公

霍行斌告變

房玄齡考績不平

侍宴於丹霄門

論止足之分

太宗謂侍臣天下安寧

太宗御西堂宴集

文德后載誕侍宴

進五代史

讓左光祿大夫

太宗移舊閣

太宗即位有上書者

太宗幸積翠池賜宴賦詩

皇孫載誕侍宴

上類戴氏禮

論十六國諸主優劣

豫章公主薨

太宗以公比諸葛亮

太宗謂侍臣自知者明

辭太子太師

手詔問疾

手詔重問

賜殿材為起堂

太宗親臨喪

太宗幸苑西樓觀葬

太宗臨朝問羣臣

太宗臨朝問

太宗臨朝問

太宗臨朝問

太宗臨朝問

太宗臨朝問

太宗臨朝問

太宗臨朝問

魏鄭公諫錄目錄終

魏鄭公諫錄卷第一

唐王  
綝輯

諫詔免租賦又令輸納

太宗初卽位。詔關中免二年租賦。關東給復一年。又有  
敕。已役已納。並遣輸了。明年總爲准折。公諫曰。臣伏見  
八月九日詔。率土皆復一年。老幼相歡。式歌且舞。在路  
又聞。有敕丁已配役。卽今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  
至明年。總爲准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非平分萬  
姓。均同七子。然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知。皆爲國家追  
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

信。陛下初膺大寶，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如國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爲况以太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爲陛下爲計者，於財利則小益，於德義則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爲陛下惜之。

八日，諫簡點中男入軍。

簡點使出，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令取中男，敕三四出。公執奏不可。德彝重奏稱：今見簡點使云中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敕，中男雖年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公又不肯署敕。太宗召公作色，讓之曰：中男若實小，不點

入軍。若實大，是其詐妄，依式點取，於理何妨耶？如此固執不解，卿意公正，色曰：臣聞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中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然比年來，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耶？但爲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鬪志。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其數雖多，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僞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三數，皆是不信，復何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

是何等也。公曰：陛下初卽位，詔書云：逋租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卽令所司列爲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爲天子，國司不爲官物，其餘官物，復將何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賦，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欣悅。尋更有勅云：今年白丁，多以役訖，若縱此放免，便有虛荷國恩。若已折已輸，並令總納。所免者，皆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百姓之心，不能無怨。已徵得物，便黥入軍。來年爲始，何所取信。又共理所寄，唯在縣令、刺史，平常檢閱，並悉委之。至於簡黥，卽疑其詐僞。望

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朕向見卿固執，疑卿蔽於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是人情不通。朕不審思，過亦深矣。行事徃徃如此，天下若爲致化，乃停取中男，賜金甕一口。

諫復龐相壽

濮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地物，祇應爲貧，賜爾絹百匹，卽還向任，更莫作罪過。公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原賞，還令復任。然相壽在職，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

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  
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爲王與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  
海作主旣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  
重任侍臣云爾若重任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  
執旣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  
涕而去

諫斬叱奴隲

侍御史張仲素奏慶州樂蟠縣令叱奴隲盜用官倉案  
驗並實太宗令斬之中書舍人楊文瓘奏據律不合死

太宗曰倉糧朕之所重若不加法恐犯者滋多公諫曰  
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更復  
有重者又何以加焉太宗從之

諫武官起復

武官丁艱屢有起復者公諫曰國家草創之初武官  
不格喪制天下今旣安定不可仍奪其情必有金革之  
事自有墨線之經太宗曰朕思之然爲武事未息如不  
可卽止

知如恐誤

諫討擊馮盎



嶺南知州奏馮盎反叛前後奏者數十輩乃命將軍蘭  
暮中郎將牛進等發江嶺數十州兵以討之公諫曰中  
國初定瘡痍未復嶺表瘴癘山川阻深兵運難繼疾疫  
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反形未成無容動衆太宗  
曰嶺南告者道路不絕奈何云反形未成耶公曰馮盎  
若反卽須及中國未寧時交結遠人分斷險要破掠州  
縣署置官司何因告來數年兵不出境凡所告者皆論  
田河此則不反之狀昭然可知陛下未有使人親往觀  
察卽來朝謁恐不見明所以遷延苟避罪戮今若遣所

司分明曉諭彼旣懷誠信又喜於免禍必不勞師旅自  
至闕庭太宗乃罷兵令前蒲州刺史韋叔諧員外散騎  
侍郎李公淹充使旣至盎卽遣其長子智戴隨叔諧等  
入朝太宗曰初嶺南諸州咸言馮盎反人皆勸朕須振  
兵威言者旣多不能無惑唯魏徵以爲千石之弩不爲  
鼷鼠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  
笑但懷之以德必不召自來朕命一介使人遂得嶺表  
無事不勞而定勝於十萬之師徵不可不賞乃賜絹百

匹

蒲州蒲阪也  
今河中府

諫科祖孝孫罪

太宗謂侍臣曰。人皆以祖孝孫為知音。今教曲多不諧韻。此其未至精妙。為不存意乎。乃敕所司。令定其罪。公進諫曰。陛下生平不愛音聲。今忽為教女樂。差舛。責及孝孫。臣恐天下貽愕。太宗曰。汝等並是我腹心。應須忠正。何反附下罔上。為孝孫為辭。溫彥博拜謝。公及王珪進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置於樞近。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責臣至此。臣常奉明旨。云勿臨時嗔怒。即便曲從。成我大過。臣等不敢失墜。所以每觸龍鱗。今以

此為責。祇是陛下負臣。臣終不負於陛下。太宗怒猶未已。慄然作色。公曰。祖孝孫學問立身。何如白明達。陛下平生禮遇孝孫。復何如白明達。今過聽一言。便謂孝孫可疑。明達可信。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太宗意乃解。

諫決王文楷杖

裴寂坐事。免放歸鄉宅。寂表乞住京師。久而不去。太宗大怒。長安令王文楷。坐不發遣令。笞三十。公進諫曰。裴寂所為。事合萬死。今陛下念其舊功。不置於法。唯解其

官止削半封。合流之人，尚自給假。况寂放還鄉宅，古人云：進人以禮，退人以禮。臣愚以為文楷識陛下恩貸，見寂是大臣，不時蹶逼，論其此情，未合得罪。太宗曰：朕令寂拜掃，豈非禮耶？乃釋文楷不問。

諫皇甫德參上書以為訕謗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昨皇甫德參上書言，朕修營洛州宮殿，是勞人也。收地租，是厚斂也。俗尚高髻，當是宮中所作也。此人欲使國家不役一丁，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髻，乃稱其意耳。事既訕謗，當須論罪。公進諫曰：賈誼當

漢文之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三，可為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心。激切即似訕謗。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也。太宗曰：朕初欲責此人，若責之，則誰敢言者？因賜絹二十匹。

諫國家愛珠

使者從奚契丹中返者，太宗問其土俗，對曰：最愛肉珠，以數百珠博一馬。太宗曰：何為愛重此物？對曰：穿以繫頸，及交絡身。太宗哂之。公曰：此物誠不足重，人各有所

使上疑脫有字

惑西域諸胡愛重珍寶若遇好珠則傾家市取乃劈肌膚藏之於身內此人有所經過咸共敬重其意所須莫不資給人聞皆以為笑然國家今日亦太重之太宗曰魏徵卽以我為一胡也事皆如此往者見林邑使人每且磨沈水等諸香用塗身體皆共笑之以為虛費我今愛重此物與彼亦何異乎有識者還共笑我耳安可不深思也

諫西域諸國入朝

高昌主麴文泰將入朝也西域諸國咸欲遣使乃敕胡

人壓怛紇干使往西域引諸國使入朝公諫曰中國始平瘡痍未復若有勞役則不能安往年高昌主來入貢馬纔數百匹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復加於此也若任其興販邊人則獲其利若引為賓客中國則受其弊矣漢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寧晏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勞弊中國今若計十國入貢其使不減千人使緣邊諸州將何取給事既不濟人心萬端後方悔之恐無所及太宗然其議乃追壓怛紇干還

諫科圍川縣官罪

或奏云。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奉使九成宮還。至圍川縣。有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却宮人。安置靖等。又近有宮人。使至始平縣。縣令已安置訖。左丞裴載家口後至。移動宮人。不加禮敬。太宗聞之。大怒曰。此等官職。都不由我。皆由李靖王珪等乎。何見李靖王珪等如此。見我宮人。都不禮遇。始平官司空處約等。決杖一百。解官。仍案驗圍川官人。及李靖等。公進諫曰。李靖王珪皆知禮法。必不敢移動宮人。自取好處。此或言者過。誤發陛下嗔怒。如其實然。亦可矜恕。何者。李靖等陛下

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僕隸。其委付事理不同。較其輕重。全無等級。又靖等出外。官人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百姓疾苦。靖等自不可不與官人相見。官人等亦不得不參。至於宮人出使。不與州縣交涉。唯得供其飲食。自外。何所參承。若以此罪責及官人。不益陛下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也。乃釋州縣之罪。李靖等亦寢不問。

諫優長樂公主禮數

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謂房玄齡等曰。長樂公主。皇后

所生朕及皇后竝所鍾愛今將出降禮數欲有所加房  
 玄齡等咸曰陛下所愛少欲加之何為不得請倍永嘉  
 公主然永嘉公主即太宗之妹也公曰不可昔漢明帝  
 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王前  
 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天子之女為公主既  
 加長字即是禮有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  
 太宗然其言入謂文德皇后曰我欲加長樂公主禮數  
 魏徵不肯文德皇后聞之大喜遣中使齎錢二十萬絹  
 四百匹詣公宅宣令謂公曰比者常聞公中正而不能

得見今論長樂公主禮事不許增加始驗從來所聞信  
 非虛妄願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聞公言故令將物  
 相賞公有爭即道勿為形迹也

諫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

太宗問公曰朕所行事與貞觀初有異否對曰貞觀之  
 初陛下銳情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事觸類為善志存儉  
 約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至於諫爭時有忤色以此  
 為有異耳

諫權萬紀任心彈射

公奏治書權萬紀侍御史李仁敬俱以告訐爲正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之用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正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有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羣臣信挾回邪獨不可以小謀大若羣臣素無矯僞空使上下離心以玄齡張亮之徒猶不得申其枉正其餘踈賤之類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神再思自任二人已來有事弘益臣卽甘心

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如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默然無以應賜絹五百匹俄而姦狀漸露遂免仁敬而出萬紀

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

魏王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多輕蔑王者意欲誣毀公等以激怒太宗太宗大怒御齊政殿引三品以上入作色而言曰我有一口語欲向卿等道往前天子是天子今時天子卽非天子耶往前天子兒是天子兒今天子兒卽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

魏公論金 卷一  
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躡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卿等何爲蔑我兒耶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卿等房玄齡以下戰慄流汗拜謝公正色而進曰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也傳稱王人雖微列諸侯之上諸王用之爲公卿若不爲公卿則下土之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爲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之所敬異如其小小不是魏王何得折辱若國家綱紀替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魏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無禮尋皆罪黜不可爲法亦何足道太宗聞

之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語理到不可不服朕之所言身之私愛魏徵所言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謂理在可疑見魏徵所論方始覺屈也人君發言亦何容易

諫於虢州採銀

虢州統軍裴師利奏諸山大有銀鑛採之極有利益勅殿中少監趙元楷令諸國府衛士及百姓採之類爲勞擾公進諫曰昔堯舜置璧於山投珠於谷所以崇名顯號見稱千祀陛下巍巍盛德思與堯舜比隆戡定大功遠踰湯武之烈所急在於仁義所寶豈是珍奇珍奇旣



積仁義必損且勞役衛士與下爭利人不見德將何取焉太宗深納之即令停廢

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

太宗御兩儀殿謂公曰朕比來所行得失所布政化何如昔年對曰若威之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論若德義潛通人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亦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朝應由德義所加德義不加昔時功業何以得益公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今以海內無虞漸更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

是不如往時太宗曰今所行與往前何以為異公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爭悅而從之四年以來不悅人諫雖僂聽受而終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公遂指陳之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罪死孫伏伽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遂賜蘭陵公主園准錢百萬或曰所言尋常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叅軍柳雄於隋資妄加等級人有言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當與死罪遂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

將處雄死。少卿戴胄奏云。法止合徒。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但與死罪。胄曰。陛下卽不時殺。非臣所及。付臣法。司法不合死。不敢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爭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欣然赦之曰。曹司但能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者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有忤聖旨。陛下以爲訕謗。臣奏稱賈誼當漢文之代。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三。可爲長太息者五。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然意甚不可。此是小難於

受諫。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之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始覺志意漸移。公但常保此心。朕終不違公語也。

諫遣使西域市馬

太宗遣使西域。立葉護可汗。又別使齎金帛。歷諸國市馬。公諫曰。今發國使。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卽緣諸國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以爲深怨。諸蕃聞之。必不重中國。市馬旣不可得。縱得馬亦還路無從。但使彼安寧。則諸國

之馬不求自至矣。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以安之乎？乃償其道里之費而反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擬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二帝之下乎？魏文帝欲求西域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珠不求自至，求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如不能慕漢文之高行，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欣然而止。

諫益州北門造綾錦

益州及北門造作綾錦金銀等，公諫曰：金銀珠玉妨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一女不織，天下有受其寒。古人或投之深泉，或焚之通衢，而陛下好之，愚臣不勝其恥。

魏鄭公諫錄卷第一

魏鄭公諫錄卷第二

諫聘鄭仁基女為充華

隋通事舍人鄭仁基女年十五六有容色文德皇后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華詔已施行冊使將行公聞已許嫁陸氏遽進諫曰陛下為人父母子愛萬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心為心故君處臺榭則欲人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人無饑寒之患願嬪御則欲人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而無顧問播之四海豈為人

父母之義乎。臣所傳聞，或未指的。恐虧盛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乃手詔答之。深自剋責，遂停冊使。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內外羣官，奏稱許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即止。陸爽又抗表云：其父存日，與鄭家還往，時相贈遺資財，無婚姻交涉。太宗謂公曰：羣臣或阿順旨，陸氏何爲分疏？公曰：以臣度之，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謂也？公曰：太上皇昔平都城，得辛處儉婦，處儉時爲太子舍人。太

上聞之不悅，遂令東宮出爲萬泉令。每恐懼不全首領。此陸爽謂陛下，今雖容之，恐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陳。不足多恠。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諫解薛仁方官加杖

蜀王妃父揚舉競婢，爲都官郎中薛仁方留問，未及與奪。其子爲千牛，於殿庭自陳云：五品已上，不合留身。以臣父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斷決。淹歷歲年，太宗聞之，大怒曰：知是我之親戚，猶作如此艱難，不可容也。即令

杖仁方一百。免所居官。公進諫曰。城狐社鼠。皆是微物。爲其所憑恃。除之不易。况外家公主。舊號難治。漢晉已來。莫能禁禦。武德之中。已多驕逸。陛下登極。方已肅然。仁方既是職司。能爲國家守法。豈可橫加嚴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此事。唯陛下一人。備預不虞。爲國常道。豈以水未橫流。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向未思耳。然仁方專擅。禁不奏聞。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答三十赦之。

諫處張君快等死

刑部奏張君快歐陽林謀殺蘇志約取銀。君快不下手。貞觀九年三月赦。劫賊不傷財主。免死配流。經門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舉斷合死。門下執依前奏。尙書任城王道宗錄奏。太宗謂侍臣曰。國有常典。事跡可明。何得各爲意見。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當。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謀爲劫殺。何得免死。因令殺之。公進諫曰。據律。劫賊傷財主者皆死。謀殺之條。元謀者斬。下手者絞。餘皆配流。劫賊重。謀殺輕。赦是一時之恩。劫賊不傷財

主免死醒流。則君快從重法。被寬而刑部於後從輕法。斷死。臣實有疑。太宗曰。幾人行劫。公對曰。三人下手者。處死罪。太宗令議。議定奏聞。太宗曰。三人謀從二人之言。因令配流。

諫貴臣遇親王下馬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不下馬。今皆失於儀准。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貴。卑下我子。此爲非法。我不能行。公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京師者。班次三公。吏部尙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爲王下

馬。王又不可安。然訪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自隳國法。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朕百年之後。以爲君也。然則人之存亡。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卽立諸子。以此而言。亦須崇敬。此孫於我。不亦近乎。公曰。殷家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已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禍亂之源。本爲國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向責王珪。乃忿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解。

諫責顯仁宮官司

太宗東巡將入洛次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公進諫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舊征行處喜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人未蒙德澤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或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存奢靡旣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每命在下多作獻食好爲供奉儻不好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傳陛下目所親見爲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須戰戰兢兢每事儉約參蹤盛烈貽訓子孫奈何令在下之人悔不爲奢

麗也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爲不足萬此亦不足矣太宗大驚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而今而後庶無此事

諫河南安置突厥部落

代國公李靖英國公李勣等擊突厥牙破之其部落或投延陁或投西域而多歸降者太宗欲於河南處之公諫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積代爲寇百姓冤讎陛下以其歸降不能誅滅卽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



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  
患之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陛下  
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滋息  
自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尤不可  
居以河南也溫彥博曰不然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  
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餘落歸附陛下不加  
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  
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  
德惠終無叛逆公曰不然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

郭欽江統請逐塞北武帝不納欽統等言數年之後遂  
傾瀝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  
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不然聖人之道無  
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受護  
之使居內地指麾教導示以禮法數載之後自爲農夫  
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  
單于於內部爲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遂用  
彥博計徵說與史同彥博與史不同

諫出韋元方爲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使過所供遲晚給使奏之太宗大怒出元方爲華陰令公進諫曰帝王震動若雷霆怒須當罪何得妄發前爲給使夜行遂出敕書事似軍期誰不驚駭但宦者之徒古來難狎輕爲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所宜深慎太宗深納其言

諫平高昌以爲州縣

高昌平太宗欲以爲州縣公諫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主先來朝謁自後屢有商胡稱其遏絕貢獻不禮大國

遂使王誅再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而撫之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於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每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

諫高昌不失臣禮

太宗謂侍臣曰高昌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自內懼今欲永隆功業唯在上下不驕進拔忠蹇以

自斤正黜貪殘用忠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  
三道守茲寶位公進言曰臣觀古帝王撥亂創業必自  
誠懼採芻蕘之言從忠儻之策天下既安恣情肆欲甘  
樂諂諛惡聞正諫張良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爲天子  
廢嫡立庶良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  
言况陛下功業之盛以漢高祖方之彼不足言唯卽位  
十有五年聖澤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係意方  
欲納用忠良開正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管仲鮑  
叔牙甯戚竝飲桓公謂叔牙曰曷不起爲寡人壽叔牙

奉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而在於莒也使管仲無忘束  
縛在於魯也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也使桓公避席再拜  
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  
宗笑謂公曰朕不忘布衣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諫封禪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太  
宗欲封太山數與房玄齡等言及封禪太宗欣然於是  
羣臣咸稱述功德以爲時不可違今日行之臣等猶謂  
其晚公諫以爲不可太宗曰朕欲公極言之勿有所隱

朕功不高邪。曰：功高矣。德未厚邪。曰：德厚矣。華夏未乂安邪。曰：乂安矣。遠夷不慕義邪。曰：慕義矣。嘉瑞不至邪。曰：至矣。年穀不登邪。曰：登矣。然則何爲不可。公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諸夏乂安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尉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尙虛。此臣所以竊爲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於人。今有人長患十年。疼痛不息。醫療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爲良醫。除其疾。雖已乂安。未甚

充實。告成天地。臣竊爲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已東。暨乎海岱。翟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乎。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終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警。又庸夫橫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懇懇。亦有輿人之誦。衆無以奪。於是乃止。

諫西行諸將不得上考

太宗考三品已上。令魏徵省其當否。有所疑者。輒於狀

傍注帖。西行諸將，並不得考。公乃諫曰：臣聞採赤璧者，棄其微瑕，錄大功者，不論細過。西行諸將，雖無大功，君集萬均，克平寇亂，不辱國命，跋涉艱阻，來往二年，考其勤勞，與在家者不異。若使人無怨讎，亦不可勸勉將來。臣愚以謂西行諸將，君集萬均以外，五品以上，有功勲，無罪殿者，其考請更斟酌。匪唯一事，得所足以勸後人。太宗從之。

諫親格猛獸晨出夜還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

公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爲誠。昔漢文臨霸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奈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陳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奏稱：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今日撞亡秦之鐘，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亟

反宮上即日還。臣竊思此數帝之心，豈同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為國，不為身也。臣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闡行荒野，踐深林，涉豐澤，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釋格獸之樂，上為宗廟社稷，下慰羣寮兆庶。太宗曰：昨夜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以後，深用為誠。

代以諫禁張士貴

太宗因教習不整，遣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士貴

坐杖輕下吏。公諫曰：臣在外竊聞大將軍張士貴坐行杖阿縱，送付大理。臣以為教習不整，官司誠合重責。但將軍之任，職在爪牙，委以心膂，取其誠效。行杖小有不稱，未是將軍之罪。且使將軍執杖，已不可為後法。又以杖輕加責，彌復驚駭物情。假令推得阿私，終恐有虧聖德。太宗大笑，遽令釋之。

諫案驗告訐

太宗聽告訐之言，案驗多謬。公進曰：凡欲致化，必在上下相親，朝廷輯睦。今則告訐者進，遏惡者不齒。君子苟

免小人遂志莫相勸誠任其是非國俗如此何以求化  
太宗納之

諫內出高昌婦女與薛萬均對事

或告大將軍薛萬均平高昌日與高昌婦女有私敕大  
理卿孫伏伽推鞠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對問公諫  
曰萬均兄弟誠欵蚤著姦私之事虛實難明若罪狀顯  
然錄付伏伽自了若事無指的萬均必是有辭遣大將  
軍與破亡婦女對姦辨穢辭既不伏聽者必疑臣聞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

故秦穆公飲盜馬之酒楚莊王赦絕纓之客且楚莊秦  
穆並夷狄之諸侯列名五伯垂芳千祀况陛下以萬乘  
之主道高堯舜作之不法何以示遠太宗納其言而罷  
焉

諫新羅國獻美女

新羅國獻美女公諫曰臣一昨在內略聞新羅國重更  
進女未委逗留計蕃夷獻女誠不足恠但今日受納實  
非其時道路傳聞必生橫議若微虧聖德悔不可追且  
願詳擇事宜以禮告示申其使人誠欵必不得已然後

遂其所欲。則遠夷悅服。人無謗言。太宗喜形於色。而遣之。其初數言。則聞公之諫。遂欲殺公。公曰。臣死且不避。況此。闕豎使還。妄有所奏。發太宗甚怒。公進諫曰。闕豎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爲患特深。以今日之明。無必所慮。爲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原。太宗笑曰。非公朕安得聞此言。聞以公言。遂欲殺公。公曰。臣死且不避。況此。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諫責房玄齡等。房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

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邪。玄齡等拜謝。公進曰。臣不解陛下所責。亦不解玄齡等謝。玄齡等竝是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臣所不解。且所爲有利害。役功有多小。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也。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諫李弘節家人賣珠坐所舉



桂州督李弘節身歿之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平生之日宰相皆言其清其家今既賣珠所舉者豈得無罪敕案之公諫曰陛下生平疑此人濁未見受財之所今聞其賣珠將連罪舉者臣不知所謂自聖朝以來爲國盡忠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有一匹羸馬道源兒子不能存立未見一言及之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終沒不言貧賤妻子賣珠未爲有罪審其清者無所存問疑其濁者傍責舉人雖云疾惡情深是亦

好善不篤臣竊思度未見其可恐有讖聞之必生橫議伏願留心再思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諫上書多論綾錦

或有上書者太宗覽之謂侍臣曰比來多論綾錦却不  
言獵射公對曰綾錦雖陛下所好比之猶差從禽不强  
人所不能古人有言曰道所以不言言亦知不可得太  
宗笑曰理實當然魏徵之言亦何由可得

諫移魏王居武德殿院

太宗移魏王於武德殿後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  
 間，參奉往來，極為便近。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  
 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  
 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  
 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  
 太宗欣然從之。」

魏鄭公諫錄卷第二

太宗移魏王於武德殿後院。公諫曰：「此殿在內，處所寬  
 間，參奉往來，極為便近。王既是愛子，陛下常欲安全，每  
 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是東宮之西，  
 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異事異，猶恐人之多言。  
 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  
 太宗欣然從之。」

文政三十五



